



□肖复兴

在北大荒,有一度我对嘟柿非常感兴趣。原因在于没来北大荒之前,曾看过林予的长篇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和林青的散文集《冰凌花》,两本书写的都是北大荒,都写到了嘟柿。来到北大荒的第一年春节,在老乡家过年,他拿出一罐子酒让我喝,告诉我他自己是自己用嘟柿酿的酒。又提到了嘟柿,让我格外兴奋,一仰脖,喝尽满满一大盅。这种酒度数不高,微微发甜,带一点酸头儿,和葡萄酒比,是另一种说不出的味儿,觉得应该是属于北大荒的味儿。这样两个原因,让我对嘟柿这种从未见过的野果充满想象。

起初因为嘟柿中有个柿字,望文生义,我以为嘟柿和北京见过的柿子一样,是黄色的。老乡告诉我,嘟柿是黑紫色的,吃着并不好吃,一般都是用来酿酒,并告诉我这种野果长在山地和老林子里。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平原,是很难见到嘟柿的。这让我很有些遗憾。老乡看出我的心情,安慰我说,什么时候到完达山伐木,我带你去找嘟柿,那里的嘟柿多得很。可是,一连两年都没去完达山伐木,嘟柿只在遥远的梦中,一直躺在林子的小说和林青的散文里睡大觉。

一直到1971年,我被借调到兵团师部宣传队写节目。秋天,宣传队被拉到完达山下的一个连队体验生活。有一天我说起嘟柿,问宣传队里的人谁见过,大家都摇头。队上吹小号的一个北京知青对我说:我见过,那玩意儿在完达山里多的是,不稀罕。

很有些芙蓉出水的劲头。只是,嘟柿的个头不大,比黄豆粒大一点儿。它椭圆形的叶子却很大,在这样大的叶子衬托下,它显得越发弱小。这样不起眼,让我有些失望,觉得辜负了我多年对它的想象和向往。不过,它的颜色多少给我一点安慰,并不像老乡说的那样是黑紫色,而是发蓝,不少是天蓝色,很明亮,甚至有些透明,皮薄薄的,一碰就会汁水四溢。没有成熟的,还有橙黄色甚至是微微发红的,摇曳在绿色的叶间,星星般闪烁。

小号手告诉我,这玩意儿越到秋深时候,颜色会越深。现在看颜色好看,但不好吃,经霜之后,颜色不那么明亮了,味道才酸甜可口。挂霜的嘟柿,像咱们老北京吃的红果蘸,样子和味儿都不一样呢!

我摘下几颗尝尝,果然不大好吃,有些发涩,还很酸。不过,我还是摘了好多,回去之后,学老乡泡酒喝。不管怎么说,毕竟见到了嘟柿,北大荒的嘟柿,我想象、向往多年的嘟柿!

回去的路,显得近些,走得也快些。小号手说得没错,凭着林中的记号,那些树木,那些小路,那些花草草,甚至那些野兽的蹄印,都仿佛是他的朋友,引领着他轻车熟路带我走下山,走出老林子。只是,我始终不知道在这样一片茂密的山林中,那些记号具体是些什么,都一一标记在哪里,仿佛那是对我屏蔽而唯独对他门户大开的秘境神域,是我不可见而唯独他可见可闻的魔咒或神谕。

流年似水,我离开北大荒已经近五十年了,一切恍然如梦,但那次进完达山去寻找嘟柿的情景,记忆犹新。如今,我知道嘟柿其实就是蓝莓。在北京,作为水果,蓝莓已不新奇,只是那些多是人工培植的蓝莓,野生的蓝莓才叫嘟柿。正如农村山野里的柴火妞进城,才将原来的丫蛋、虎妞改成了丽莎或安娜。

去年秋天,我在北京天坛,坐在双环亭的走廊里,画对面山坡上的小亭子,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站在我身后看。直到我合上画本,起身准备走了,他还站在那里,盯着我看。

他发话了:怎么,不认识我了?

我望着这位显得比我岁数还要大的老爷子,问道:您是……

忘了?那年,我带你进完达山找嘟柿……

原来是小号手,我一把握住他的手。不能怪我,岁月无情,让他变得比我还显得一脸沧桑,我真的认不出来了。近五十年没见,我的变化一样大,他是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来的呢?

我把疑问告诉他,他呵呵笑道: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,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,就是记人记事记路记东西能耐大。人是事是物,都有个自己的记号,你忘了在完达山,咱们是怎么进山找到嘟柿的,又是怎么出山回来的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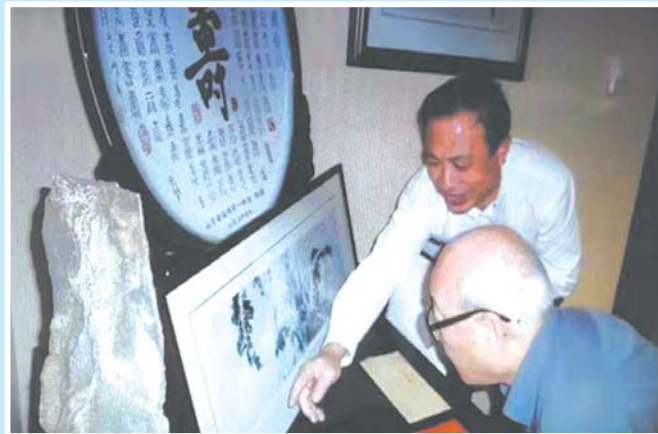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拍脑门,连声说:没错,记号!那你说我的记号是什么?

他一指我的右眼角:你忘了,你这儿有一道疤?

没错,那是到北大荒第二年春天播种的时候,播种机的划印器连接的铁链突然断裂,一下子打在我的右眼角上,缝了两针,幸好没打在眼睛上。这么个小小的记号,居然当初被他发现,一直记到五十年后,也实在属于异禀,非一般人能有。

今年初以来,闭门宅家读书,读福柯的老书《词与物》,其中他写道:“必须要有某个标记,使我们注意这些事物;否则,秘密就会无限期地搁置。”“没有记号,就没有相似性。相似性的世界,只能是有符号的世界……相似性知识建立在对这些记号的记录和辨认上。”福柯在说完“最接近相似性的空间变得像一大本打开着的书”这样的比喻之后,引用了另一位学者克罗列斯的话:“产生于大地深处的所有花草、树木和其他东西,都是些魔术般的书籍和符号。”他还引用了克罗列斯的另外一句话:这些符号“拥有上帝的影子和形象或者它们的内在效能,这个效能是由天空作为自然嫁妆送给它们的”。

读完这几段话,我立刻想起了小号手,想起五十年前他带领我进完达山寻找嘟柿的情景。我惊异于福柯和克罗列斯的话,竟然和小号手以及那天的事如此惊人地吻合。我就是只看见了世界万物的相似性,却无法体认其中被搁置已久的秘密。小号手则记住了大自然中的那些记号,洞悉了产生于大地深处的所有花草、树木和其他东西中那些魔术般的符号,进而有滋有味地阅读那一大本打开着的书。



□荆树楷

秋风悲寂。惊悉一代艺术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去世,唏嘘不已,悲痛难抑,我脑海里涌现出中石先生慈祥仁厚的面庞。虽然我和先生认识较晚,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,先生平易近人、豁达大度的风范让我感触至深。

记得那是2007年12月,山东省人民政府邀请中石先生出席一个文化颁奖典礼。经中石先生的入室弟子荆向海先生引荐,在济南舜耕山庄贵宾楼有幸拜访了中石先生。中石先生是大学者、大书法家,拜访前,不免心中忐忑。见过面,先生让座说话,一点大家的架子也没有,一口家乡话,透着亲切。我带去几本刚刚印制的《2008年午启典艺术挂历》,生怕老人不喜欢,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,甚至超乎我的想象,中石先生对我带来的挂历很感兴趣。挂历的开本较大,印刷精致,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午启典先生的作品风貌。中石先生一页一页地认真翻阅,多数时间是静观欣赏,时而停下来对画作进行精准高妙的点评。中石先生很幽默,风趣地说:“小荆这么吝啬?就送我这几份?”整个会客厅,一片笑声。原来老先生想多留些,好分赠亲友。幸好我早有准备,赶忙又搬来一整箱。三天后,又接荆向海先生电话转述中石先生的话——挂历还是不够。我又给中石先生送去一些,先生说:“这些我要带到北京去,给大家分分,启典兄的画好啊!”我是午启典先生国画艺术的崇拜者,和中石先生聊起来,话题自然就多了。

中石先生非常钦佩午启典先生的国画艺术,曾书写“灵秀入化”对其盛赞,更有诗作颂午启典先生:大家妙笔趣无穷,一似天来造化工。绿萼朱篙支草木,青檀碧水逗鱼虫。随心点染长青色,着意追求盛世风。莫笑年增心不老,不凋不谢老来红。午老对中石先生的书法和继承的奚派京剧艺术也是赞誉有加,中石先生演唱的《白帝城》等剧目,午老不断地播放观赏。两位艺术大家之间真诚地互相推崇,为艺坛留下一段佳话。从欧阳老与午老的艺术交往中,让我明白,人们常说的“文人相轻”,只不过是假文人、小文人,真正的大家可谓“文人相敬”也。

2001年4月,午启典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。中石先生为参加画展活动,提前结束海南行程回京,在看到午老作品后频频称赞。中石先生说:不虚此行,午老艺术成果不负众望。中石与同去的许麟庐老先生驻足《水墨芭蕉》前,发出共同的感慨:午老的书画展是“一展动京华”!

2008年重阳节后,欣闻中石先生又访山东,我受午老委托,带着他的亲笔信再次拜望中石先生。午老在信中请中石先生在当时北京画展展出的巨幅作品《水墨芭蕉》上作一跋语。中石老先生凝视大画复印件良久。午启典先生巨作《水墨芭蕉》丈六整,近一百二十平方尺。要在装裱好的作品上题跋,对题跋者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。中石先生一气呵成“翠荫深秀”四个大字,又题“重读大作更有是感,遂题以致余忱”。先生的题词是对作品至深的情意,也是对午启典艺术成就的赞扬。我准备好的润笔费,中石先生一分不收。先生德艺双馨,令我仰之弥高。

我曾有幸与中石先生一起用餐,有一事曾令我踌躇,那就是老先生的饭局谁能担得起主陪呢?想起在济南工作时的老领导比较熟,正准备联系,中石先生猜出了我的心思:“小荆你当主陪最合适!”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主陪位置上。席间老人家谈笑风生,慈祥仁厚,他的平易、亲和,也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。事后才知道,很多高级干部都是老先生的票友,不管职务高低,在老人眼里都是平等的。

2014年冬,中石先生为山东的文化事业奔波操劳,在济南突发中风,送回北京延医诊治。我默默祝福先生早日康复。然而,2020年11月5日,先生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中石先生是一代书家,更是当代大学书法教育的开创者。先生桃李满天下,对中国当代书法的推动影响深远。中石先生静水流深,其德操、其艺术、其学问,都是后世之楷模。走在国内的很多城乡,都能见到先生题写的牌匾,其中又以公益、文教机构居多,足见先生书法艺术流布之广、影响之大。舒素笺开名学官墙犹蹈黻能雅乐,操翰墨立书家矩范更留慈蔼证儒风。先生远去,德艺永存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嘟柿与记号

我和他不熟,我们俩前后脚进的宣传队,他比我小两岁,从小在少年官学吹小号。我知道,他就是从这个连队出来的,常到完达山伐木、打猎、采蘑菇,自然对这里很熟悉,便对他说:哪天你带我去找找嘟柿怎样?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呢。他一扬手说: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!

宣传队有规定,不许大家私自进山,怕出危险,山上常有黑熊(当地人管熊叫做黑瞎子)出没。休息天,吃过午饭,悄悄溜出队里,他带我进山。宣传队来到这里以后,进过几次完达山采风,都是大家一起,有人带队,说说笑笑的,没觉得什么。这一次,就是我们两个人,虽说正是秋天树木色彩最五彩斑斓的时候,但越往里面走,越觉得完达山好大,林深草密,山风呼呼刮得林涛如啸,好风景让位给了担心,待会儿还能找到原路走回去吗?在北大荒的老林子里迷路,是常有的事,当地人称作“鬼打墙”,就是转晕了也走不出这一片老林子。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要是到晚上还走不出来,月黑风高,再碰上黑瞎子,可就更可怕了。

我忍不住将这担心对小号手说了。他一摆手,对我说:你跟着我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进肚子里,我在这一片老林子里走的次数多了,敢跟你吹这个牛——脚面水,平蹚!他告诉我:你看这里的每一棵树长得都相似,其实每一棵树跟咱们人一样,长得都不一样,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记号。每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,也有自己不同的记号。凭着这些记号,我就能找到回去的路。

我称赞他:可真了不得!

他倒是很谦虚,对我说,都是跟当地老乡学来的本事。

他说得没错,这确实是一种本事,是人们经年累月从农事稼穡伐薪山中积累下的本事。小号手就是凭着这些林中的记号,带我找到嘟柿的。这是一片灌木丛,旁边是一片有些干涸的沼泽,四周杂草丛生得格外茂密,椴树柞树白桦红松黄檗罗紫叶李多种树木高大参天,遮住烈日。蔚郁的林色笼罩,有些幽暗,有从树叶间投射进来的阳光,会显得特别明亮,像舞台上射来的追光一样,照在花草上,小精灵般跳跃,金光四射。

扒拉开密密的草叶,终于看见了我思念已久的嘟柿,一颗颗,密匝匝的,长在叶子的上面,叶子烘托着嘟柿个个昂头向上,